

临时夫妻

赖货：那得等到啥时候啊？

红莲：想不等很长的时间，你就好好挣钱啊！

赖货：没钱就不办事了？还叫人活不叫人活啊？

红莲：不是没办法嘛……

赖货长叹一声：这是人过的日子吗？

红莲也叹息道：谁叫咱没钱呢！

王子群 著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


临时夫妻

王子群 著



图书代号: SK11N099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临时夫妻/王子群著. —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
总社有限公司, 2011. 8
ISBN 978 - 7 - 5613 - 5746 - 0

I. ①临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76437 号

临时夫妻

王子群 著

责任编辑	王西莹
责任校对	张立
出版发行	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(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)
网 址	http://www.snupg.com
印 刷	安康天宝实业有限公司
开 本	700mm × 980mm 1/16
印 张	14.5
插 页	1
字 数	210 千
版 次	2011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613 - 5746 - 0
定 价	25.80 元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, 请与营销部联系、调换。
电话: (029)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: (029) 85303879

红麦怎么都没想到，四十出头了，再熬几年，该是抱孙子当奶奶享清福的光景了，竟然还要出去打工。

都收拾好了。其实也没啥好收拾的，就是放在地上的三件行李：一个编织袋，一个背包，一个大提包。

编织袋在当地叫鱼鳞袋子，原是装化肥的，化肥用完了就可以装粮食，也可以装别的。红麦现在装的是被子，边边角角都装满了，鼓鼓囊囊的，像过年杀猪时吹饱了气的猪尿泡。

背包不大，里面没装啥贵重东西，却是必需的，小镜子呀，梳子呀，卫生纸呀，都是女人常用的东西。

大提包是新买的，用来装衣裳。红麦本来不想买，怕花钱，可老公全喜不依，还要买皮箱。就是下面带轮子的那种，很硬实，东西放进去再拿出来，还是四角四正的。走路时把拉杆一拉，呼呼啦啦只管走路，很省劲，也很轻便。红麦不干了，变脸失色的。全喜说，不就七十块钱嘛。红麦就来气了，学他说，不就七十块钱嘛——你当七十块钱好挣的啊？有本事你给我挣七十块钱去呀！这话噎得全喜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全喜不知道啥时候起浑身使不上劲，开始没当回事，可是一天不如一天，有一回还差点摔倒在石子窝里，惹得工头直骂娘。全喜一恼不干了，回



来一检查，糖尿病。这下不但外出打工不成，家里的重活也干不了了，还得吃药，没两年，家底就光了。两口子就唏唏嘘嘘的，只有眼气人家的份儿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家就不像个家了。全喜指望不上，只好红麦出马了。

听红麦这样一说，全喜就接不上话，脸青一阵红一阵的。红麦知道话说重了，心里有点歉意，不过没说出口，乡下没这规矩。她停了一下，就很果断地说，不买！全喜的脸色这才活泛起来，说，买吧，以后你就知道买得值了。红麦还是那句话，不买！全喜还劝，红麦就急了，回头瞪了他一眼，说，嚷嚷啥啊？我说不买就不买，一个大男人家咋跟个娘们儿样啊？冲得全喜直翻白眼。末了，全喜湿湿黏黏地说，要不就买个次点的吧。红麦真烦了，说，不就打个工吗！又不是去当官，置备恁好弄啥啊？全喜说，打工咋啦？打工……红麦说，你出去恁些年不也没买？全喜说，那时候不兴这个，现在不都买了？红麦仔细想了一下，还真是，村里那些人外出回来都是人模狗样的拉着皮箱，跟阔佬一样。红麦就不说了。

全喜赶紧跟老板讲价钱，快讲好了，红麦又不干了，说，不买了。全喜说，你看你这人，咋一会儿一变啊？红麦说，咋的？你想叫我打一辈子工啊？全喜没想到红麦会这样说，一下愣在那里反应不过来。红麦走了几步没见全喜跟上来，回头看见他还愣在那里，说，还不走？愣着干啥啊？全喜就跟过来，一会儿再路过一家箱包店，说，不买皮箱子，买个提包总中吧？红麦说，你咋回事啊？不花俩钱你心里不得劲是不是？全喜就承认了，也是心里话，是的呀，人家都是男的出去打工，没想到今儿个……红麦眼圈一红，说，买吧！就买了，三十块钱。

大提包很普通，是紫色的，两边两条祥子，中间一道长长的拉锁，在两头各有一个鼓起的小包，小包上是半圈拉锁，里面可以放些小东西。现在大提包结结实实地塞满了衣服，塞得太满，拉锁拉不住。红麦说，没事，使劲挤挤就好了。于是两口子一个用手使劲挤着，一个用力拉着拉锁，费了好大劲到底拉上了。红麦得意地说，咋样？全喜夸老婆的话还没说出口，嘣的一声，拉锁被里面的衣裳撑开了。两口子一下傻了眼。红麦立刻抱怨起来，啥球家伙啊，还没装啥就开了。不叫你买不叫你买，非买，非买，得劲了？又抱

怨,现在的东西啊,没一样顶使的!赶紧找了针线三下五除二缝了。看着新嘎嘎的提包弄得面目全非的样子,全喜也不知道说啥好了。

公公婆婆来了,进门就问准备好了没有。

红麦说,没啥准备的。

公公婆婆不好接话,也不好生气,想了半天,婆婆问,他姨还没来?

红麦说,当然没来,来了还不就走了。

全喜说,一会儿就该来了,说好了等她的。

公公说,那就再等一会儿吧。

红麦说,不等还能咋着?等。

他们要等的是红麦的妹妹红莲。红莲从16岁辍学就没好好在家待过,而且一出去都是一年,中间不带回来的,直到结婚生孩子婆家不让她出去了,才算老老实实待在了家里。公婆不让她出去有不让她出去的理由,更有不让她出去的资本。公婆都能干,且就她男人赖货一个儿子。儿子宝贝,自然也把千挑万选的媳妇当宝贝,不在乎她挣那俩钱。

红莲无奈,加上有孩子要带,也乐得在家待着。那时候娘家人没有不眼热红莲的,都说红莲掉进福窝里了。事实也是,苗条俊秀的红莲气吹一般发福起来,腰粗了,脸大了也白了,就像俗话常说的银盆大脸,显着富态。红莲也很满足,见着谁三句话没说完已经笑得花一样了。

然而好景不长,能干的公公竟突然死了,而且死得窝窝囊囊的,是红莲去茅房解手时发现的。赶紧喊来人把公公裤子提了,背到架子车上拉到卫生院。医生翻了翻公公的眼皮说,拉回去吧。那就是没治了。再问,咋回事啊?得到的回答是突发性脑溢血。

公公一死,天就塌了。婆婆整日就知道哭天抹泪,别的什么都不会了。红莲急了,把孩子往婆婆怀里一推说,交给你了,我打工去!婆婆哭起来,你交给我,我咋弄啊?红莲说,啥咋弄啊?孩子有胳膊有腿的,你只要做好饭给他吃,衣裳给他洗,看着他上学就妥了,别的不用你管!婆婆急了,哭喊道,你走了,我咋过啊?红莲说,就这个样待一起受罪就好过了?婆婆就不说话,只是哭。红莲烦了,说,好了,别哭了,再哭钱也不会往咱家里来!话





音未落就走了。没想到瞎猫撞个死老鼠，她去对了地方，一个月居然挣了两千多，而且当月工资下个月就发，一毛钱都不欠！再一使劲，竟然拿了三千！看着手里厚厚一摞票子，红莲都不敢相信这钱会是她的！走出会计办公室，红莲高兴得哭了。是啊，她这一个月挣的是赖货半年的工钱，能不叫人激动吗！她立马就想把赖货从工地上薅过来，一个大男人干半年还不如女人干一个月，丢死人了！可惜的是厂里不招男工。不招不招吧，打听哪儿招男工就是了。不久，还真打听着了，马上就一个电话把赖货叫了过来。进去一试，不错！后来红莲跟赖货开玩笑说，赖货不赖嘛。赖货很高兴，一高兴就很暧昧，说，赖不赖你还不知道？

这话是从一个笑话那里衍化来的。笑话说的是过去一次开会，公社干部在大队开现场会，想叫大队书记说两句，大队书记知道自己说不好，就说，我就不说了，大老粗，说不好的。公社干部还以为大队书记客气，大队书记急了，说，我真是个大老粗！粗不粗妇女主任知道！他的意思是妇女主任是跟他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最知道他的底细。也就是一竿子把话说到底了，坚决不上台说的。当时也没什么，后来有人就琢磨这话，越琢磨越不对劲，很暧昧嘛。就传开了，没有不知道的。红莲自然也知道，听了赖货的话就嘿嘿笑起来，还是觉得自己吃亏了，就敲了赖货的头，你就是个赖货！赖货好像赚了多大便宜，就嘿嘿地笑得很响快。下月工资一发，赖货兴奋得直跺脚，一边叫，我日他娘，我日他娘！红莲忍不住，又哭了一回，念叨说，唉，要是咱哥能来多好！红莲说的“咱哥”就是她的姐夫，红麦的男人全喜。赖货也说，是啊，要不，咱姐来也中啊。红莲一听，对呀！立即就给红麦打了电话。红麦听了又高兴又心酸，还有点眼气妹妹，末了，说，过了年再说吧。红莲知道红麦没出过门，一下舍不得，就由她。过年的时候两口子带着孩子一起来了，又是一番撺掇，鼓动，劝说，最后就生气了，就你这日子再过就过到坑里去了，还舍不得？说这还觉得不够，又气狠狠地说，你是俺姐哩，我还能害你吗？到底把红麦说动了。

红麦嘴上说去，心里还没当回事，还跟平日一样，直到接了红莲的电话才忽然反应过来。

其实，全喜早就着急了，肚子憋得直叫唤，只是不好说，闷在心里，看老婆意识到要出门了，心里忽然有些不舍，又有些无奈，唉——红麦也叹，唉——

叹归叹，准备还是要准备的。除了大提包，还买了方便面、苹果、矿泉水、蛋糕、饼干……这些都是平常不大买更不大吃的。买得红麦直心疼，好了好了，够了够了。其实红麦根本不想花钱，依她的想法，自己吃不用那么讲究，锅里蒸的馍，过年时的麻花、馓子、丸子、麻叶子，再找个瓶子装一瓶子水就中了。

全喜说，十年前还差不多，现在不中了。

红麦就瞪起了眼，十年后就不是人吃的了咋的？

全喜笑笑，说，那倒不是。

红麦说，那不妥了？

全喜说，现在没人路上吃那个，再说弄得油脂花花的挨谁谁厌烦。

红麦说，挨谁啊？我谁也不挨！

全喜说，你说的能，到时候就由不得你了！车上人多得很，你不挨人家人家挨你！

红麦说，他挨我还能怨我？全喜说，好了好了，我不跟你理摆，到时候你别哭就中。最后还是买了，就塞在大提包里。

一家人坐着等了一阵不见动静，公公先急了，咋还不来呀？全喜说，是啊，按说该来了。说了几次，就耐不住了。全喜说，要不我打个电话问问？又说了几次，红麦才吐口，打吧。全喜就跑到村口社会家的小卖部里打电话，半天回来说，正往这儿来着哩。婆婆说，那就再等等吧。

话音未落，红莲两口子就进院了。

姐，姐。红莲一向高门大嗓，在姐家更不用客气，也不用拿捏，很响地叫着。慌得一家人赶紧迎了出来。

婆婆搭讪说，来了，还怪快哩，正说还得会儿呢。

红麦小声埋怨了全喜一句，这不是来了？花一块钱得劲了？

全喜说，没办法，咱这儿啥都便宜，就打电话贵，一分钟就要五毛，人家



外边便宜得很，一分钟才两毛。

话没说完，赖货已经到他跟前了，还把一支烟递了过来。

全喜忙说，戒了，戒了。

赖货说，哦，我忘了。赶紧把烟转递给全喜爹。

全喜爹想接又不敢接，犹犹豫豫的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，越发显得滑稽了。

赖货当然知道他想接，就一直递着。

全喜爹就不好意思地接了，说，你看看，到俺家了还叫你掏烟。

赖货倒会说话，俺掏咋的，谁掏还不都是咱的烟啊？说得全喜爹笑咪咪的不住地点头，那是哩，那是哩。

那边全喜娘拉了红莲的手家长里短亲亲热热地说起来。红莲倒利索，好了，有啥话咱娘们儿回来再说。姐，准备好了没有？

红麦说，早就准备好了。

红莲说，那就走吧。

红麦说，坐会儿吧。

婆婆也说，慌啥啊，走恁远的路呢，歇歇着哩。

红莲忽然想起来，就对站在她身旁的一个女孩子说，沈翠，你歇不歇？

沈翠说，不歇了。又对红麦说，大姑，咱走吧。

红麦还想客套一下，红莲已经不耐烦了，说，走吧，坐车上好好歇着。于是，堂屋没进就往外走了。

一家人慌忙拿了行李跟了出来。

刚过十五，家家门上的红红绿绿，路边不时冒出来的烟花杆儿，都分明提醒人们年过完了气息还在。刚出门还有些冷，走一阵身上就暖和起来，只是耳朵有点冷，猫咬一般的疼。揉揉吧，还是疼。没办法，坚持一下吧。

很快就到了车站。

满以为很早的，谁知道人已经不少了，挤挤戳戳的到处都是。一会儿一辆车说妥了，呼呼啦啦拉上一车人呼啸着走了，一会儿又一辆车说妥了，呼呼啦啦拉上一车人轰轰隆隆地走了。他们来了只一会儿就走了好几辆车，

可是并没有见人减少,反而越来越多。全喜去问了价,回来一说,都嫌太贵,贵得离谱。赖货忍不住吸溜嘴,又涨了,这不是明摆着坑人嘛!边上一个年轻人笑嘻嘻地说,谁说不是哩,人家就要这个价,嫌贵别坐嘛。不知道到底是在替谁说话。就没人理他的茬。红莲说,再等等吧。那就再等等。现在啥都是红莲说了算。

又等了一阵子,人还是不见少,车却是越来越少。红莲看着心里有点发虚,又不好说不等,就对赖货说,去,看看去!赖货就屁颠颠地去了,一会儿回来说,还是恁贵。红麦有点生气,说,贵,不坐他娘的车了,叫他还贵去!红麦的公公也骂,就恁远一点儿路,能烧多少油啊?不叫人坑死不算毕咋的?就不能便宜点?红麦的婆婆也嚷嚷地骂起来。全喜说,我再看看去。一会儿又拉着脸回来了,还是不便宜啊!到这份儿上,大家也没办法,就都看着红莲。红莲看着稀拉拉的车和密密麻麻的人,显然急坏了,说,算了,贵就贵吧,早晚都是这个价,早走早挣钱!赶紧找车!赖货出溜一下就去了。

再等了一阵子赖货还没回来,红莲就把不住了,骂,找个球车,长那儿了咋着?全喜忙说,我去看看。红莲说,还是我去吧。明显对全喜跑了几次都没啥成果不大满意。

红莲找到赖货的时候,赖货正在跟人家死缠活撩地讲价钱,不过任赖货说破嘴人家就是不便宜,还骂赖货,不就几块钱嘛,一个大男人家咋恁抠唆!

赖货低三下四地说,你说哩,挣个钱就恁容易啊?哪跟你一样跑一趟好几百跑一趟好几百……

人家已经被他缠得不耐烦了,看也不再看他,招呼着别的人,走了,走了,上车就走!又说,再等也是这个价,都说好了,谁也不敢往下抹。多少年了,这时候都比平时贵,又不是不知道,还等个啥嘛?早走早挣钱!赖货还不死心,磨磨唧唧的还想缠。

红莲走过来,卖票的,到县城多少钱?

售票员说,十块!

红莲问,还有座没?

售票员说,上来就有座!



红莲上车看了看,车里已经坐得差不多了,就说,哪还有座啊?

售票员说,大姐,放心吧,只要上来,保准不叫你站着。

红莲说,没座了啊?售票员说,座位底下有马扎儿,拉出来就管坐!

红莲就往座位底下看,一个上了点年纪的男人显然等得不耐烦了,说,有,有,上来吧,坐满了,就走了。

红莲没听他的,还是低头看了,果然有,就放心了。

售票员已经不耐烦了,一迭连声地说,唏,别看了,我说有座就有座,你的人哩?你的人哩?你几个人呀?你几个人呀?坐车的,你几个人呀?

红莲这才说,四个!

售票员说,赶紧叫你的人来,车马上就开了。又看见还在车门口赖着没走的赖货,哼了一声,说,看看人家,一个妇女比你这大男人家利索不利索?

赖货苦笑说,她是俺老婆。

售票员噗一声笑了,说,现在都这样。

红莲不管售票员说啥,就冲赖货,还等啥啊?叫咱姐啊!

赖货这才反应过来,赶紧去了。

红麦看赖货一脸的释然,就知道车问好了,但不由得还是问他,问好了?

赖货笑嘻嘻地说,问好了。

红麦问,多钱?

赖货说,别讲钱,有车就不赖了,赶紧走吧。

全喜说,是啊,能走就不赖了。

于是一家人呼呼隆隆地走了过去。

售票员一看带了行李,招呼道,来来,拿过来。

红麦问,拿哪去呀?

售票员说,我给你搁后备箱里。

红麦有点不放心,说,咦,你要给我弄不见了可咋弄啊?

售票员说,你放心吧,大姐,弄不见了,我包赔你!

全喜常出门是懂得的,就说,没事,你上去吧,下车别忘了拿就成。

红莲说,没事,俺姐忘了也没事,我记着哩。

全喜于是说,那你多操点心吧,你姐没出过门。

红莲说,那是俺姐哩,我不跟她亲跟谁亲啊?说得全喜咧嘴笑了。

上了车,一家人都含着辛酸说着分别在即的话,有些依依难舍。话都说完了,车却还没有开的意思,场面就有点尴尬。红麦没办法,只好再次说,爹,娘,您都回去吧。看了全喜,说,你也回去吧。都答应着,却都站着不动。红莲看了说,回吧,没事,等过年时给你拿一大兜子钱回来。说得大家都嘿嘿地笑起来。婆婆说,挣多挣少都不要紧,把自己招呼好就好了。红麦说,哎。又说,爹,娘,您也都上年纪了,多招呼点啊!这是红麦嫁到朱家第一次跟公婆说这样的话,有点碍口,却不得不说。公婆一下感动起来,眼圈刷地红了,说,没事,没事,在家呢,能有啥?到了打个电话,啊!红麦也有些感动了,哽咽道,哎!还想说什么,车就开了。

车开出好远了,红麦才收住自己的情绪,发现车里已经挤得满满当当的了,坐在马扎儿上俩腿屈瘪得不是味儿,就推了推她前面的人,你往前挪点中不中?那人回过头来嘟囔了一句,我腿也伸不开呀。立刻有人接上说,大床上得劲,谁叫你来来了?那人骂道,我×,喂驴哩,哪衬上你这一嘴味?接话的人立马回道,你个驴咋恁会说啊?于是,刚才还沉闷的车厢里立时活泛起来。

这当儿,售票员开始挤挤戳戳地售票了,轮到红麦依旧重复着,你,把票买了吧。

红麦问,多少钱啊?

售票员说,不跟你多要,十块!

红麦说,咋恁贵啊?

售票员说,这不你都看着哩,都是这价,又不是你一个人!

红麦无话可说,就去贴身的衣裳里费劲地掏。

红莲说,我给她吧。对售票员说,四个!随即一张五十的大票子递了过来。

售票员接了钱,却不急着找钱,问,哪四个啊?

红莲一一指认了。售票员这才从手里握着的一摞钞票里抽出一张十块



的票子,用手指捻了捻,确认是一张才递给红莲。

红麦看她接着让别人买票,根本没有打票的意思,就问,票哩?

售票员说,你报销吗?

红麦一愣说,报销?谁给我报销啊!

售票员说,不报销你要票弄啥啊?

红麦说,那我坐车哩,不能不有张票啊?

售票员说,有票没有票的有啥呀?放心,我不会卖你二回票的!

红麦说,你看看,你说的卖票,不给票你卖个啥呀?

售票员说,现在都是这。

红麦就嘟囔,没有票还是啥票车啊?

众人听了都嗤嗤地笑起来。

红麦听出来了,说,笑啥啊,我说的不对吗?说着脸还是红了。

众人笑得更响了。

红莲见了赶紧说,好了,姐,别说了。

其实红麦说的没错,这种拉人的车她自小听到的就是叫票车,因为坐上去得买票,可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人们都不再叫这种车为票车了,改叫客车了,大的叫大客车,小一点的叫中巴车,还有一种坐不了几个人的叫面包车。还有一种两头一般平中间鼓起来的,个头很低好像是卧着一样的车,坐人更少,当然能坐这车的都不是一般人,不是领导就是干部,后来放开了,有钱就能坐,自然也不是普通人就能坐的,不是老板就是工头,这种车过去叫小卧车,也有说得难听的,叫小鳖车,现在也改了,一律叫小轿车。小轿车红麦只看别人坐过,她自己没坐过,也没想过坐,客车还是坐过几回的,没想到世道变化会这么快,现在变得光说卖票不给打票了。售票员不再搭理她,只管光吆喝卖票就是不打票。

一路上都不断有人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急慌慌地招手,司机只好冲他们摇了摇手。售票员越看越急,终于说,开快点,看还能不能再跑一趟。

司机没说话,也没加油门。

售票员就骂,你这货,咋跟没听着样啊?

司机说,一车人,能快吗?

售票员就不住地叹息,唉,唉,唉……

有人宽慰说,挣不完的钱。

售票员说,不是的,开支大呀。

那人说,就恁远一点,能烧多少油啊?

售票员说,不是烧油,还有别的哩,光买线路就好几万……算了,不说了。

二

中巴车终于不再喘息,嘎的一声停了下来。售票员好像终于松了一口气也像是很不耐烦的样子,嚷嚷道,县城到了,都下车吧。有人接腔道,呵呵,你还真拉不住呢。马上就有人附和道,那真哩,管饭也留不住。也有人接腔,管饭?管你不耐烦。说说笑笑,陆陆续续鱼贯而下。

红麦下了车看着来来往往哄哄乱乱的人流就晕乎了,不由叫道,咱上哪儿去啊?红莲说,上哪儿去?能上哪儿去?搭车!

红麦吃了一惊,还搭车啊?

红莲说,那是的嘛,还远着哩,还得搭火车哩。

红麦叫起来,我的个娘哎,我寻思都到了哩。

红莲说,这才到县城,咋会就到了啊?好了,赶紧走吧。

红麦还是问,上哪儿去呀?





红莲说,搭车啊。

红麦问,还上哪儿搭车啊?

红莲明白了红麦的意思,说,这个车站不跑长途,只跑乡下,得去长途车站。赶紧走!

到长途车站一问,到火车站那城市没车了,只有去临近的一个县城才有车。四个人一时呆住了,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

赖货说,走吧,走一截是一截,到那儿再想去火车站的办法。

红莲说,你说得怪好,到那儿了要是没有车了哩?人生地不熟的咋弄啊?

赖货说,那咋弄啊?总不能再回去吧!

红莲说,回去肯定不能回去,哪有倒出的啊!

赖货说,那你说咋办啊?

红莲不知道咋办就不吭声了。

当地出远门或是从远门回家是有讲究的,叫做七不出八不归,就是逢七的日子出门和逢八的日子往家走都是不吉利的,逢六的日子出门最好,叫做六六大顺。现在不知什么时候又加了逢八的日子,叫做八就是发。今天是十六,顺顺当当的多好。要是回去明天逢七没法出门,后天逢八虽然不错,可又耽误两天,两天对红莲来说就是两百块钱啊!再加上赖货的两百块钱那就是四百块钱!计较这点路费而不去算四百块钱的工钱,那才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,亏大发了呢!傻子掰着脚指头都能算清楚的事,一个正常人却绕不过弯儿来,那脑子就只有两种情况了,不是被驴踢了就是被门板挤了!

过了一会儿,红麦嘟囔说,除了这,别的就没车了吗?说得红莲直拍大腿,对呀!赶紧走走走走!

赖货还没明白,懵懵懂懂地问,上哪儿啊?上哪儿啊?

红莲说,环城路,那儿有去火车站的过路车。又对红麦说,哎,姐哎,你真是姐啊,咋不早说啊?

红麦说,我哪知道啊。

红莲知道红麦是歪打正着,可是因为红麦的一句话让她茅塞顿开,算帮

了大忙。她喜欢得不得了,说,姐就是姐啊!不服不中啊!

赖货也来了兴致,道,不服?不扶叫你尿裤子!

红莲听了直拿眼瞪他,可是赖货只顾慌着走路,根本没看见。红莲见她的态度被忽略了,更生气了,就站住了。

赖货领着红麦、沈翠走了好远才觉得有点不对劲,一抬头不见了红莲,赶紧回头,看红莲中了邪似的看着他,也没当回事,嚷道,你站那弄啥?咋不走啊?

红莲看她姐和她侄女都在看她,才知道现在不是拿捏的时候,于是走过来,说,你说话注意点!

赖货听了倒糊涂了,怔怔地问,咋啦?我说啥了?

红莲说,说啥你知道!

赖货说,我知道?我知道啥呀?我知道就不说了。

红莲不好说破,可又不好掖着,想了一下说,正经话不会说,半吊子话说得怪铁!

赖货这才知道说漏嘴了,不该当着大姨姐和内侄女胡咧咧,也是直到这个时候,他才蓦地发现这支小小的队伍里他是唯一的男人。这一发现非同小可,往后再说话就得有把门的了。红麦本来没在意赖货说什么,红莲这么一说一下子明白了,但也只能装糊涂。沈翠不明就里也就没说什么,只默默地跟着走路。

环城路上的过路车果然很多,去哪儿的都有,北京、上海、武汉、深圳、东莞、郑州、太原……自然也有去火车站那城市的,可惜每一辆都满满的,就像是装满粮食的拖斗,唯一不同的是粮食是横着的,人是竖着的。开始还满怀信心,随着一辆辆过去,失望也一点点地增加着,好像心里满满的粮食被一辆辆车拉走了一样,渐渐空了起来。

赖货看了半天不由得叫,我日他娘,我还怕少哩,这车不少,可是人更少!咋弄啊?红麦和沈翠当然不知道咋弄,只能看着红莲和赖货,现在赖货都不知道咋弄,那就只好看红莲的了。红莲也不知道咋弄,就没言语。大家都木木地站着,眼睁睁地看着一辆辆车从他们眼皮底下大摇大摆地开过去。





不用说大家心里都不得劲，但并不尴尬，因为搭不上车的人多的是，他们仅仅是其中很不起眼很不起眼的几个而已。不过，还是叫他们着急，毕竟不时还是有人搭上了车走了，只有他们半天了都没动静，连跟人家讲讲价钱的机会都没有，更别提搭车了。

咋弄啊？赖货看着红莲说，那会儿几个人都在看着她呢，只是赖货催比较合适。咋弄啥？红莲面无表情地说，今儿个不管咋弄都得走！停了停，又说，准备好，只要有车死活都得上！红莲说的准备是心理状态，外观上没什么好动的。两口子还是原来打工的地方，行李自然不用带的，这样就只有红麦和沈翠的行李了，四个人拿两个人的行李那还不轻松得跟玩一样？行李都收拾得妥妥帖帖的，随时拿起就能走。大家就死盯着车开来的方向。

又等了半天，到底来车了。赖货看见车来揉了揉眼再要看时，沈翠急了，说，姑父，不用看了，是去那儿的车！红莲说，嗯，是哩！赶紧准备！说着几步冲到公路上摆手。

车看见人早就减速了，车门口的窗口上探出半个身子来，问，上哪儿的？红莲说了。

那半个身子说，四十！

赖货说，三十五吧，俺四个人哩！

说话的当儿不知从哪儿冒出几个人呼呼啦啦地挤了上去。半个身子就顾不上赖货，跟那几个人招呼去了。红莲没吭气，抓起红麦的大提包只管往车上挤，红麦、沈翠赶紧跟着往上挤。赖货一看讲价钱是不可能了，也随着挤了上去。

车厢里很挤，比从家到县城的车还挤，在那辆车上还能坐一下，在这辆车上坐就是奢望了，基本上挤上去什么样就什么样了。挨着红莲的是一个老头，一身的臭味，还有一身的烟草味。红莲恶心得只想嘞，令她更想嘞的是自己还不得不紧紧地跟他挤在一起，不光这样，还有身子，坐不下去也站不直溜，时间一长就这儿酸那儿痛的没个得劲的地儿，可也只能忍着。

老头开始很受用，时间长了也受不了了，说，妹子，你动一点中不中？

红莲没说话也没动，因为根本动不了。